

南通三塔

□黄正平

灯下漫笔

古城,往往就有古塔。

“通州三座塔,角分四六八;两塔平地起,一塔云霄插。”南通流传着这样的民谣。

支云塔、光孝塔、文峰塔,古色古香,前两座是佛塔,后一座用来弥补城市形制的缺憾。

三塔历史各异,样貌也有不同,皆在30米以上。然而,它们都是江海大地的历史文化标识,在人们心目中有着极高价值,千百年来见证着南通城的成长历史。

偌大的苏北平原并没高山,海拔百米高的山都集中在了长江最宽处的北岸,狼山居中,而俊朗的支云塔在狼山之巅直冲云霄。它高34.98米,五层四级,四角呈正方形,各层各有三个小门,始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,也有说可能是唐代的建筑。钟楼、谯楼、长桥与支云塔一起构成了南通的中轴线。狼山广教禅寺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光孝塔在城内,隐匿于深巷,始建于唐代咸通五年,寺早塔晚,成为天宁禅寺一部分。相传公元958年南通建城前,就已有了濠河,有了这座灵秀的寺院,后来加建了塔。塔下古碑上写有“未有城,先有塔,前人就塔建城”等字样。它最为古老,是五级八面的砖构木塔。塔高30米,身段颀长,玲珑挺拔。多少次在毗邻的南通中学校园内,向西驻足凝望,夕阳下,古色四溢,把青春勃发的校园相衬得如一幅浓妆淡抹总相宜的经典油画。

令今天南通人自豪的是,这里崇文重教,英才辈出。然而,古传很久没出大些的士子,于是,好心者决意在濠河畔筑基树塔,名曰“文峰”,《通州新建文峰塔记》中说建塔目的是“补山水之形胜,助文风之盛兴”。它是明代万历四十年所建,五级六角,每面一门两窗,门洞内设有扶梯,高达39米。后来,此地真的文气沛然起来,先后有胡长龄、张謇中了状元,文峰塔的这则故事既神秘又悠远,也更加迷人。塔院内还有六朝古松。其实叫文峰的塔很多,许昌就有一座同名的。

好几年的大年初一,我都早早抵塔而登,想给这座城市增添更优雅的文气,连大雪天也没停顿。

中国的古塔几乎都是砖木结构,所以一直昂首挺立在那里的实在稀罕,要么是火灾、涝灾,还有地质灾害、战争破坏。南通三塔也都如此,逃不过重建再生的命运。然而,地上都是新建的,地下的塔基诉说着它的年轮与沧桑。

我有机会参加到保护性修复的行列,让它们焕发新的风采。具体负责维修的人员告诉我,在支云塔身找到的“宝藏”其文物价值之高,整理光孝塔地基时发现其历史更长。我登临过支云塔、光孝塔,还陪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爬过文峰塔。往往是,沿着逼仄的塔内通道,经过艰难的爬升,灰尘凝结在额头的汗水里,最后一出狭窄的洞口或门户,喘着气却顿觉眼界大开、天地迥异。

江最阔处向海生。支云塔上看长江,烟波浩渺,气象万千。船变小了,向黄海东流的气势更大了。向北望去,一座现代化的城市错落有致、倚江而立。

一城江山,福地崇川。

南通三座塔,角分四六八,两塔平地起,一塔云中插。

大地平坦,山峦不高,而宝塔使这块地顿时伟岸起来。腾云托月,让这座城市更加妖娆妩媚。更重要的是,作为文物保护单位,它是历经沧桑的见证人,看人来人往,看这座城一天天美好起来。

南通的三塔,两座属宗教界使用,一座属文化界管理。2005年10月16日,文峰塔院揭牌暨文峰塔修缮竣工仪式举行,随后文峰塔还对外开放过很长一段时间。

如果有机会,你站到塔下,凝望它们在空中绰约的风姿;抑或辛苦四肢、委屈腰颈,一层层登临,那濠河的柔波、五山的挺拔、历史街区的古老、远近原野的芳色,尽收眼底。你会情不自禁地感叹:爬上历史的肩头,走到了豁然开朗、空气清新的外头,有了极目远眺的开阔视野,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愁,摇曳在眼前,舞动在心头。

垒塔垒运,造塔造福。思想上的登高望远,首先来自生活中的登高望远。于是,我总喜欢爬塔、经常想去登塔。



我和太湖有个邂逅

□高铭

第一次知道太湖,是小学时在课本上读到的《太湖南夕》:“水宿烟雨寒,洞庭霜落微。月明移舟去,夜静魂梦归。暗觉海风度,萧萧闻雁飞。”此后,我总能在生活和网络中看到听到她的秀美,久而久之,我对这片湖泊有了更清晰的认识。偶然一次在饭桌上吃到鲜美的鱼虾,忍不住赞了两句。友人告诉我,“这可是太湖特产——太湖三白。”至此,我便心生好奇,究竟是怎样一方水域,既广阔秀美,又物产丰富?

终于,在去年夏天,我和朋友相约,自驾前往太湖。我们没有选择特定的景点,而是随机选择了一处公路旁作为观赏点。早晨的太湖好像戴着面纱的少女,淡雅而纯朴,一层薄雾笼罩着静谧的湖面,点点白帆随风荡漾,还有裹挟着湖水味道的凉风迎面吹来。早晨的公路并不繁忙,我们在路边沿着太湖缓步。不知不觉中,雾渐散去,那广阔无垠的湖水映照着蓝天愈加碧绿,艳日洒下万道金光,点缀着这块碧玉。这里没有喧扰,没有工业的痕迹,唯有万顷碧波、万亩良田,散落的村落仿佛带着不为人知的故事,静待有缘人的探寻。

时隔半年,重游此地,我想

近距离感受一下太湖之美。汽车绕太湖行驶,傍晚的太湖湖面有白色鸥鸟掠过水面,芦花随风飞舞,没有艳丽色彩的装饰,却自带清爽浪漫。湖岸的芦苇多数已被收割,只留一截秆秆,远望如黄金沙滩,阴天的湖面被一层薄雾笼罩,若不是层层叠叠的群山立于水面,则很难分辨出哪里是水,哪里是天。这样的太湖更显神秘朦胧,令人心驰神往。我们找到一处较大的湖岸,循着一条小道走近太湖。或许是刚下过雨,岸边的泥土十分松软,剩余的芦苇秆嵌在泥中,踩上后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,微风中混着泥土与芦苇的清香,这一切令人心旷神怡。走近岸边,才能看见湖中浅处的植物和淤泥,定睛细看还有几条黑色的小鱼欢快地在水草中穿梭着。微风轻拨清澈的湖水,轻轻拍打着岸边,偶尔一两艘渔船缓行在湖面上,脑海中不由冒出一句诗“定是丹青不能画,一浇殊欠酒如泉”。我们在岸边走着,发现了好几处被封堵的排污口。从一位在湖中打捞垃圾的大爷那里得知,几年前的太湖并不像现在这般清澈。太湖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困扰太湖,还影响周边居

民。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不断认识,太湖的保护工作得到重视,通过几年的不懈努力,太湖大部分的污染问题都得到了解决。如今的太湖,游人不绝,水产品的质量也提高了,肥美的鱼虾走进大众的餐桌。

南方湖泊的温婉由太湖可见一斑,而北方湖泊又是怎样的趣味?2021年秋天,我来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农业大学读研究生。学校与闻名遐迩的“华北明珠”白洋淀仅隔数十公里。从小看着电影《小兵张嘎》长大,嘎子的形象深深刻在我脑海中。后来逐渐得知,那是以白洋淀游击队——雁翎队为原型进行的艺术创作。这让我对这片水域有了更深的向往。由于疫情,至今我没有机会一睹她的芳容。久仰的白洋淀,上承九水之泽,藏风聚气,下通海河之津,浪远天澄。勤劳淳朴的白洋淀儿女迎来了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的新时代。我在梦中追寻的“长堤烟柳”“十里荷香”“金沙落照”是何等诱人的美景?在我的脑海里,太湖辽阔而秀美,白洋淀深幽而灵动,两者有异曲同工之美。梦中的“华北明珠”,我何时能张开双臂拥你入怀?

骑行,叙诗,筑梦九华山

□海狼

从路到路,从影子到影子,
我一直在他们中间闪光。
从城市到城市,从村庄到村庄,
我有时在他们的身前或身后奏鸣。
四个骑士,像飞禽一般贴地飞行,
在烈日下,在街市边,在滚烫的风里,
每个人都自带一场雨季,或在汗水中
隐藏起那张向往的脸,难以腐朽。
他们结实的身躯,呼啦啦向前,
我终于说到了火车,一刻不停地奔跑。

他们就是凡尘,江湖就是九华山,
所有的世故人情,全在佛前的香火中。
围绕着干净的禅语,一截截地埋没
远逝的光阴。孤独之后,再被化城寺
抹去惊悚的眼神。让灵魂
缓慢沉浮,
他们用鼻息抵住了厚厚的
长夜。
远道而来,挽住了夜的翅膀,
这,意味着我始终和他们在一起。
焦虑,或艰难的时刻,如他们
们饥渴的胃;

紫琅诗会

更像缺油的机车,依然坚信
动力。
体能与时间,正在培育新梦,
让我想起他们在路上的干劲十足。
五百公里的历程,就像利刃
对着胸口,
尖锐地刺亮空茫,让征途铁骨铮铮。
闭上眼睛,我仍然能够看见
他们,
雷电,或者风暴,就连沉默
都是炽热的。
骑士,是他们的身份,被我
称作
生命的道场和修行,像猎豹
突击。